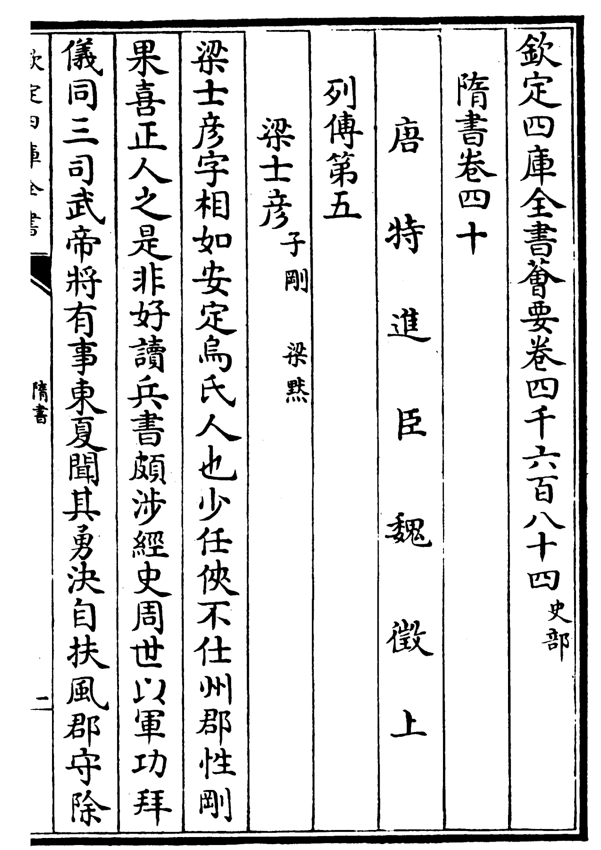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隋書卷四十

唐　特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五

梁士彥 子剛　梁默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世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

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焉尋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彦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彦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

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彦見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為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彦叩馬諫曰今齊師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為我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進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東南道行臺使持節徐州總管三十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與烏丸軌擒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吕

梁別破廣陵略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尉迥之反也以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至河陽與迥軍相對令家僮梁默等數人為前鋒士彥以其徒繼之所當皆破乘勝至草橋迥衆復合進戰大破之及圍鄴城攻北門而入馳啓西門納宇文忻之兵及迥平除相州刺史高祖忌之未幾徵還京師閑居無事自恃元功甚懷怨望遂與宇文忻劉昉等謀作亂將率僮僕於享廟之際因車駕出圖以發機復欲於蒲

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以為牟甲募盜賊以為戰士其甥裴通豫知其謀而奏之高祖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為長史高祖從之後與公卿朝謁高祖令左右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曰爾等欲反何敢發此意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於是庭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要須成斑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於是

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出繼伯父官至上開府義鄉縣公長寧王府驃騎早卒剛字永固弱冠授儀同以平尉迥勲加開府擊突厥有功進位上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士彦之誅也以諫獲免徙瓜州叔諧官至上儀同廣平縣公車騎將軍志遠為安定伯務為建威伯皆坐士彦誅梁默者士彦之蒼頭驍武絶人士彦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致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北征突厥進位大將軍漢王諒之

反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加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贈光祿大夫

宇文忻

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徙京兆祖莫豆于魏安平公父貴周大司馬許國公忻幼而敏慧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為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與

僕竝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之鎮玉壁也以忻驍勇請與同行屢有戰功加位開府驃騎將軍進爵化政郡公邑二千戶從武帝伐齊攻拔晉州齊後主親馭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鬬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為陛下奉耳

帝從之戰遂大克及帝攻陷幷州先勝後敗帝為賊所
窘左右皆殲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
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至於此致令僞
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斯之盛也昨
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懐丈夫當死中求
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
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物千
段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柱國賜奴

婢二百口除豫州總管高祖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為丞相恩顧彌隆尉迥作亂以忻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熲馳驛監軍與熲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兵武陟忻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於野馬岡欲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率奇兵擊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熲李

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覬者大嚣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廻軍大敗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賜奴婢二百口牛馬羊萬計高祖顧謂忻曰尉迥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增邑三千戶自是以後每參帷幄出入卧内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顧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

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率兵擊突厥高熲言於上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頻經將領有威名於當世上由是微忌焉以譴去官忻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洩伏誅年六十四家口籍没忻凡善弘厚有武藝仕周官至上柱國許

國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頵為上儀同及忻誅
竝廢于家善未幾卒頵至大業中為司農少卿及李密
逼東都叛歸於密忻弟愷別有傳

王誼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誼少慷
慨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羣言周閔帝時為左中侍上士
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拱默無所關預有
朝士於帝側微為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

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歲餘遷御正大夫丁父
艱毁瘁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歲餘起拜雍州别駕
固讓不許武帝即位授儀同累遷内史大夫封楊國公
從帝伐齊至幷州帝既入城反為齊人所敗左右多死
誼率麾下驍雄赴之帝賴以全濟時帝以六軍挫衂將
班師誼固諫帝從之及齊平授相州刺史未幾復徵為
大内史汾州稽胡為亂誼率兵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
儉雖為總管並受誼節度其見重如此及平賊而還賜

物五千段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皇太子即位是為宣帝憚誼剛正出為襄州總管及高祖為丞相轉為鄭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高祖以誼為行軍元帥率四總管討之軍次近郊消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雒州為主雒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廻誼率行軍總管李威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舊臣

甚加禮敬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高祖有舊亦歸心焉及上受禪顧遇彌厚上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立議以為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開皇初上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

屈節為臣或當恥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
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上嘉其稱旨進封郢國公未幾
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
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踈異節喪制有四降殺
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
踰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奉
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
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

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為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為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上賜酒而釋之于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相

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為同學甚相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下詔曰誼有周之世早豫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懐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讖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歳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詿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

此而赦之將或為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上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元諧

元諧河南雒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為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墻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迥作亂遣兵寇小鄉

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墻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邑千戶奉詔參修律令時吐谷渾寇涼州詔諧為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郭竣元浩等步騎數萬擊之上勑諧曰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時賊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三千度河連結党項諧率兵

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吐谷渾引兵拒諳相遇於豊
利山賊鐵騎二萬與諳大戰諳擊走之賊駐兵青海遣
其太子可博汗以勁騎五萬來掩官軍諳逆擊敗之追
奔三十餘里俘斬萬計虜大震駭於是移書諭以禍福
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上大悅
下詔曰褒善疇庸有聞前載諳識用明達神情警悟文
規武略譽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埸深謀大節實簡
朕心加禮延代宜隆賞典可柱國別封一子縣公諳拜

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上按其事無逆狀上慰諭而釋之未幾誼伏誅諧漸被疎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上大宴百寮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請突厥可汗為候正陳叔寶為令史上曰朕平陳國以伐罪弔人非欲誇誕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

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楊雄必當之諧嘗與滂同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

德雲上大怒詣滂鸞緒竝伏誅籍沒其家

王世積

王世積闡熙新囯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傑人之表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從韋孝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大將軍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熲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熲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熲深拒其言未幾授蘄

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蘄口大破之既而晉王廣已平丹陽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權始璋略取新蔡陳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而遁始璋入據其城世積繼至陳豫章太守徐璒廬陵太守蕭廉潯陽太守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頲齊昌太守黄正始安成太守任瓘等及鄱陽臨川守將竝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荆州總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

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為有酒疾舍之宫内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竝為行軍元帥至栁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

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徽辛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
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為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為
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
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由
是被徵入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
將軍元胄左僕射高熲竝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
世積竟坐誅旻胄等免官拜孝諧為上大將軍

虞慶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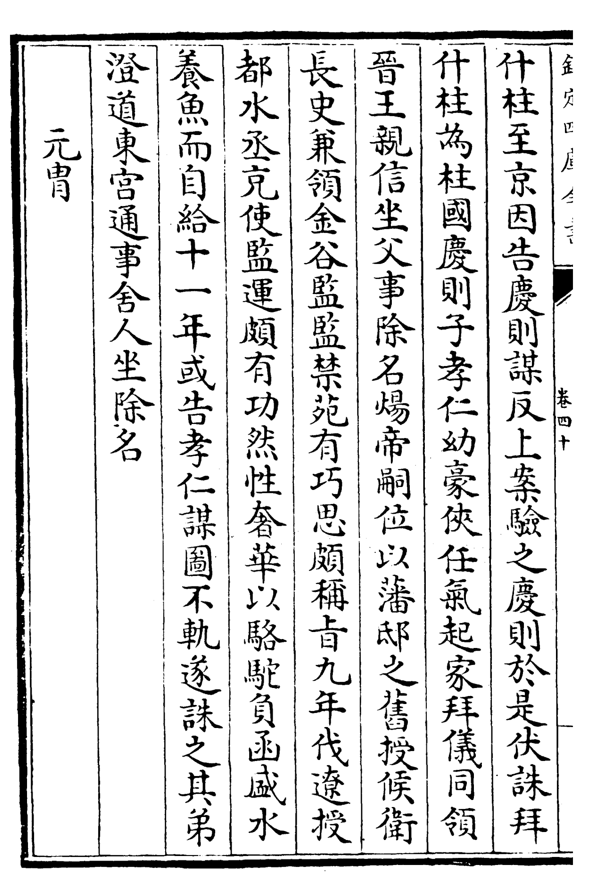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於赫連氏遂家靈武代為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弋獵為事中便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為人仕周釋褐中外府行參軍稍遷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宣政元年授儀同大將軍除并州總管長史二年授開府時稽胡數為反叛越王盛内史下大夫高熲討平之將班師熲與盛謀

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即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境内清肅稽胡慕義而歸者八千餘户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遷内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别道邀賊為虜所圍甚急慶則案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不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内附請一重臣充使於

是上遣慶則詣突厥所攝圖恃彊初欲亢禮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説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即稱臣朝貢請永爲藩附初慶則出使高祖勑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上以慶則勲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戸詔以彭城公廻授第二子義高祖平陳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熲等奉觴上壽上因曰高熲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

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遂與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上曰今日計功為樂宜不須劾上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食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上賜御史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為右衛大將軍尋改為右武候大將軍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賢據州反高祖議欲討之諸將二

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上乃遣焉爲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爲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曰慶則不欲此行遂聞於上先是朝臣出征上皆宴別禮賜遣之及慶則南討辭上上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賢至潭州臨桂鎮慶則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上顏色



什桂至京因告慶則謀反上案驗之慶則於是伏誅拜什桂為桂國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㫖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十一年或告孝仁謀圖不軌遂誅之其弟澄道東宮通事舍人坐除名

元冑

元胄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孫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竝委以腹心恒宿卧内及為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知高祖將遷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趙王引高祖入寢室左右不得從惟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側趙王謂其二子員貫曰汝當進瓜我因刺殺之及

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高祖將為不利冑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郤冑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冑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偽吐將入後閤冑恐其為變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冑就廚取飲冑不動會滕王逌後至高祖降階迎之冑與高祖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高祖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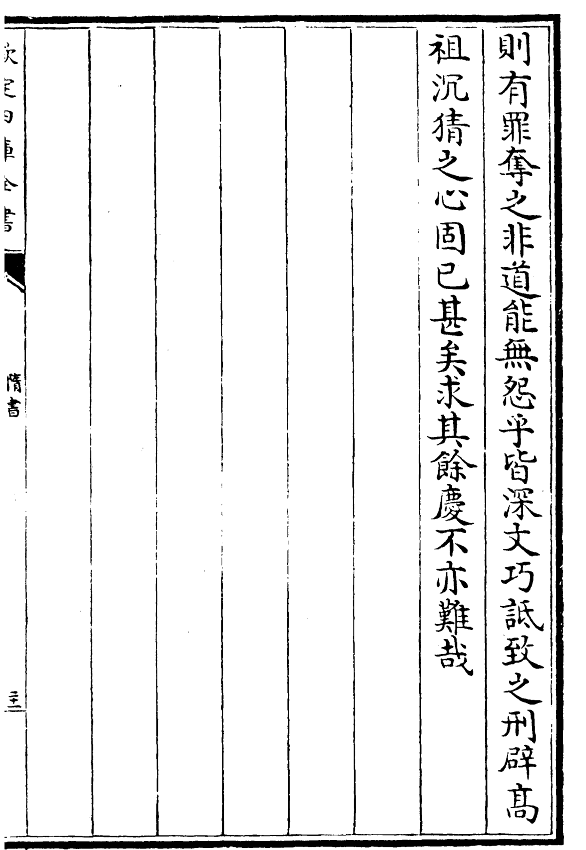
不悟謂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為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
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耶高祖復入坐胄
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
高祖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之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
高祖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
趙王賞賜不可勝計高祖受禪進位上柱國封武陵郡
公邑三千戶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高祖從容
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後數載出為豫州刺

史歷亳浙二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冑素有
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後復徵為右衛大將軍
親顧益密嘗正月十五日上與近臣登高時冑下直上
令馳召之及冑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勝
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冑豫其
謀上正窮治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
之上大怒執旻於仗冑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
直者為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上上遂誅旻賜冑帛

千匹蜀王秀之得罪冑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冑與和有舊因數從之遊冑嘗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冑竟坐死於是徵政為驍衛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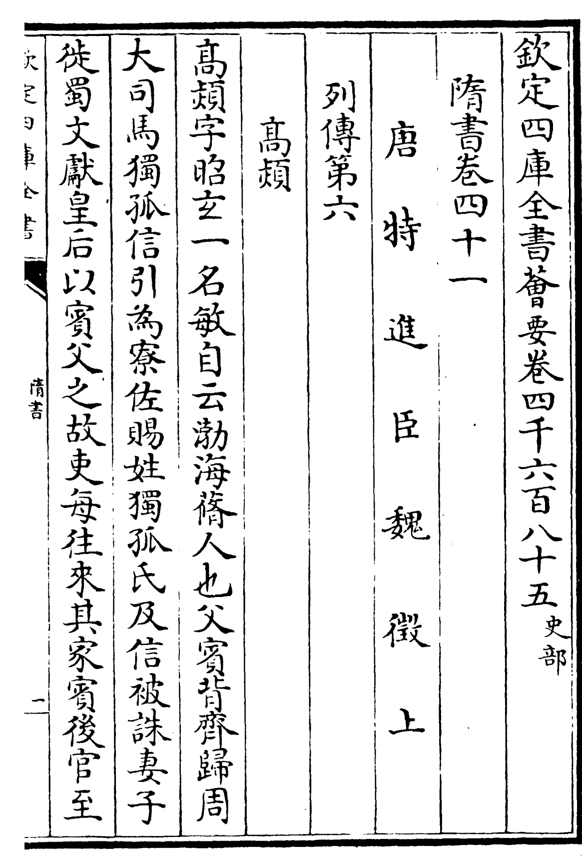
史臣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勲庸咸憤怨而葅戮況乃

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彦宇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竝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兹顛墜自取之也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胄或契闊艱厄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内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葢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



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隋書卷四十



隋書卷四十一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六

高熲

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蓨人也父賓背齊歸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為寮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被誅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後官至

郡州刺史及頍貴贈禮部尚書渤海公頍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室武帝時襲爵武陽縣伯除内史上士尋遷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尋從越王盛擊隰州叛胡平之高祖得政素知頍彊明又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邘國公楊惠諭意頍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頍亦不辭滅族於是為相府司錄時長史

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疎高祖彌屬意於熲委以心膂尉迥之起兵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熲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熲熲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欷就路至軍為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大栰熲預為木狗以禦之既度焚橋而戰大破之遂至鄴下與迥交戰仍共宇文忻李詢等設

策因平尉迥軍還侍宴於卧内上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馬任寄益隆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為比上每呼為獨孤而不名也熲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上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威高蹈前朝熲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命熲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時突厥屢為寇患詔熲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餘匹牛羊千計領新都大監制

度多出於熲熲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
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
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
事熲流涕辭讓優詔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
伐陳令熲節度諸軍會陳宣帝薨熲以禮不伐喪奏請
班師蕭巖之叛也詔熲綏集江漢甚得人和上嘗問熲
取陳之策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
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此屯兵禦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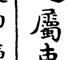
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敝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熲為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於熲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已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

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戶上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熲又遜位詔曰公識鑒通遠器略優深出參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機衡竭誠陳力心迹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其優奬如此是後右衛將軍龎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上上怒之皆被䟽黜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

都事姜曄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
高熲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上幸并州
留熲居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為
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絶上親幸
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上嘗從容命熲
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
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
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取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

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言於熲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熲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熲為元帥擊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縁此言熲欲反上未有所荅熲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意謂熲曰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熲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黙然而止獨孤皇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

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為之娶上以后言謂頍頍流
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
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至是頍愛妾
產男上聞之極歡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
信高頍邪始陛下欲為頍娶頍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
其詐已見陛下安得信之上由是踈頍會議伐遼東頍
固諫不可上不從以頍為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
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上曰頍初不欲行陛下彊




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熲熲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熲所殺上聞之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世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宮禁中事云於熲處得之上欲成熲之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㢸刑部尚書薛胄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熲無罪上逾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者熲竟坐免以公就第未

幾上幸秦王俊第召頲侍宴頲歔欷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謂頲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頲國令上頲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頲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令遇此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因頲於内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頲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頲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

十八年皇帝有大戹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作法垂世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頻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頻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兹斬王世積如更誅頻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頻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頻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頻歡然無恨色以為得免於禍煬帝即位拜為太常時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頻奏

曰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頗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遥安可復爾時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厚頻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復謂觀德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為謗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徙邊頻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已任蘇威

楊素賀若弼韓擒等皆頗所推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昇平頗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寃不已所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頗皆削藁世無知者其子盛道官至莒州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封應國公晉王府記室次表仁封勃海郡公徙蜀郡

蘇威子夔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綽魏度支尚書威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太祖時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主妻焉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中為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威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未幾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者適河南元雄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雄及其妻子將

甘心焉周遂遣之威曰夷人昧利可以賂動遂標賣田宅罄家所有以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為丞相高熲屢言其賢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卧内與語大恱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熲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徴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為邳國公邑三千戶以威襲焉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初威

父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税之法頗稱為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宫中以銀為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毁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

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

御史大夫之官後京兆尹龎檢校雍州别駕時高熲與
威同心恊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
治俄轉民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民饑上令威
賑卹之後二載遷吏部尚書歲餘兼領國子祭酒隋承
戰爭之後憲章踳駮上令朝臣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
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
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勑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
殊重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於

公為君為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上幸并州命與高熲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民訟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為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為朋

黨省中呼王弘為世子李同和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為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為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為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有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

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尋令持節廵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為邉患復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即遣使獻方物以勤勞進位大將軍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上幸仁壽宫以威總留後事及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請推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後上幸仁壽宫

不豫皇太子自京師來侍疾詔威留守京師煬帝嗣位加上大將軍及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熲賀若弼等之誅也威坐與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俄召還參預朝政未幾拜太常卿其年從征吐谷渾進位左光祿大夫帝以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後歲餘復為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藴内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及遼東之役以本官領左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

其年進封房公威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上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乎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麤疎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寖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微以此諷帝帝竟不寤從還在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威孫尚輦直長儇為副其子鴻臚少卿夔先為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榮

之歲餘帝下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
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温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
威器懷温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皇舊臣
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
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
之寶器其在得賢叅燮台階具瞻斯允雖復事藉論道
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為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
如故威當時見尊重朝臣莫與為比後從幸鴈門為突

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而去車駕至太原威言於帝曰今者盜賊不止士馬疲敝願陛下還京師深根固本為社稷之計帝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改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

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悦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翫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藴希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成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為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胷臆而威不以

開懐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資敬之義何其甚薄於是除名為民後月餘有人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大理簿責威威自陳奉事二朝三十餘載精誠微淺不能上感咎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宫帝將復用威裴藴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之弑逆也以威為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邳公王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

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充坐於東都閶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八威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論者以為非簡久之法及

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為物議所譏子

夔

夔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觧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改之頗為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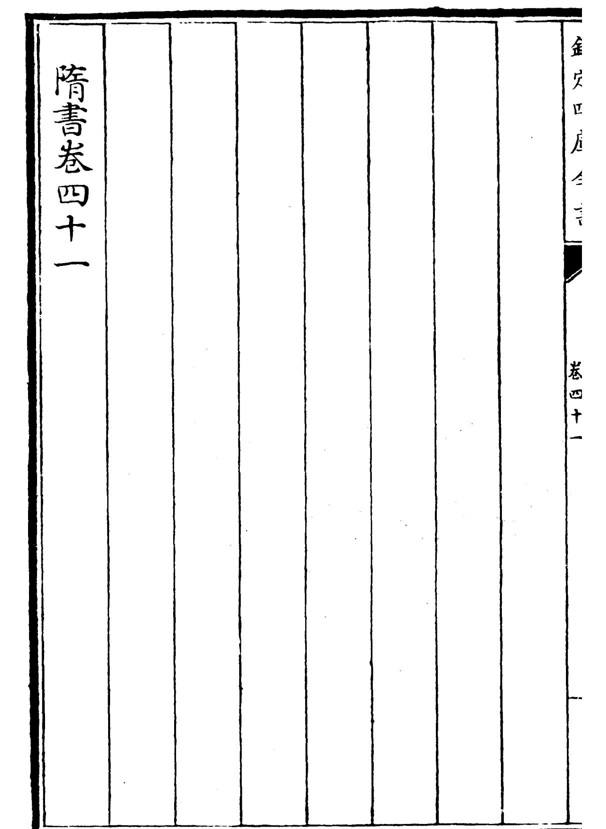
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牧舉夔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高祖望夔謂侍臣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遷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

夔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儀容可以接對賔客者為之乎咸以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髙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結夔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鴈門也夔領城東面事夔為弩樓車厢獸圈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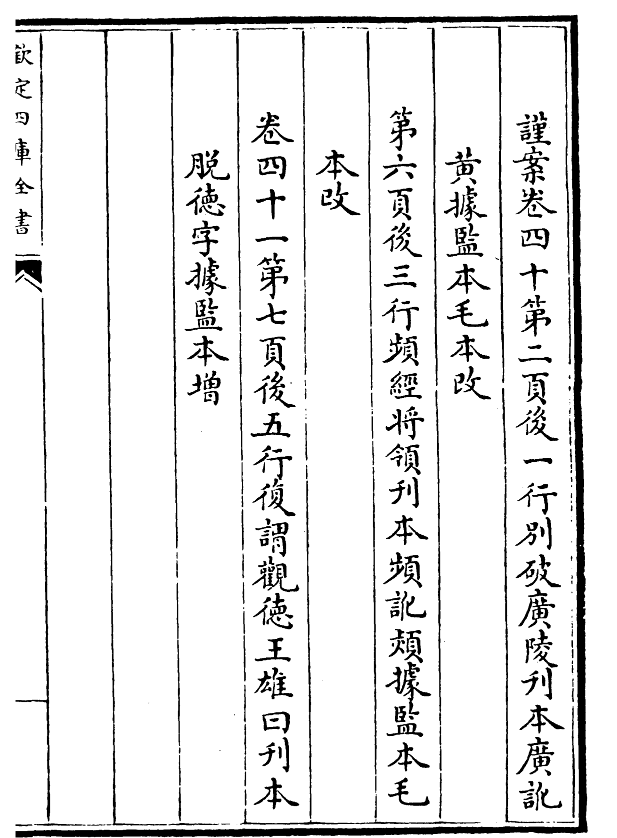
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為民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寮資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閒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釁克終厥

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寵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㢘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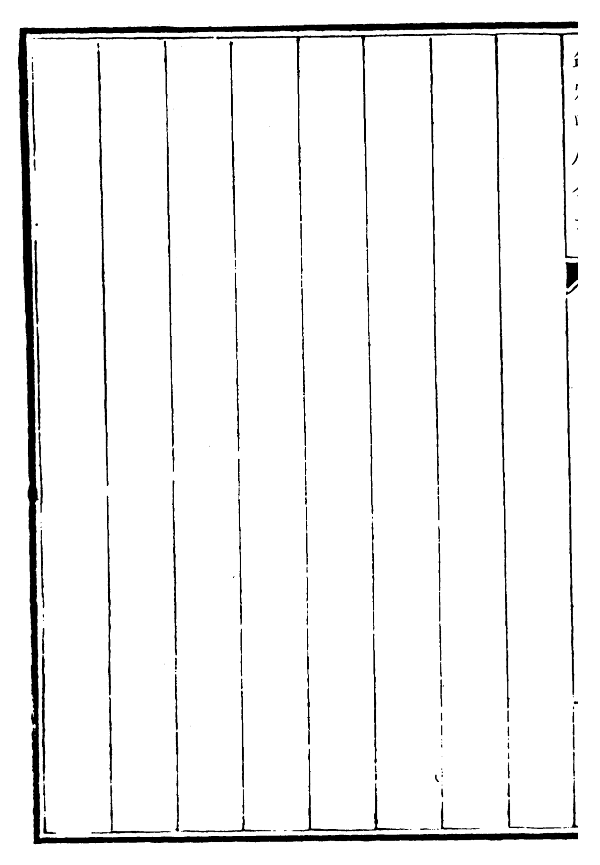
隋書卷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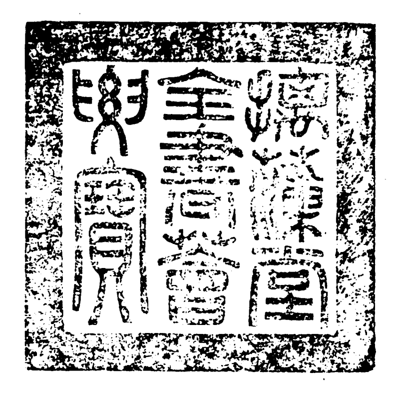


謹案卷四十第二頁後一行别破廣陵刋本廣訛黄據監本毛本改

第六頁後三行頻經將領刋本頻訛頻據監本毛本改

卷四十一第七頁後五行復謂觀德王雄曰刋本脱德字據監本增





覆校官助教臣呉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李青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隋書卷四十四 二王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百八十六 史部

隋書卷四十二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七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廣平人也祖壽湖州户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爲内校書别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

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衆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華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

崔諶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燻灼德林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任城王湝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遺

尚書令楊遵彦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修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横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彦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

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卬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楷時遵彦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授殿中將軍既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乾明初遵彦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春思賦一篇代稱典麗是時長廣王作相居守在鄴勑德林還

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參掌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參軍未幾而王即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別直機密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參掌詔誥尋遷中書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勅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陸騫宋士素名醫張子彥等爲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時頓差

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請急罷歸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勑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曰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便隨事條列幸爲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即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案

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爲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爲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蹔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輙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不録謹以寫呈収重遺書曰恵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眆小爲疑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

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别更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荅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爲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晋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爲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

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即眞則周公負扆朝諸
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眞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
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爲書元年者當時實
録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
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
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
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
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

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别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爲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至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爲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

事讓沖即須歸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晳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龕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傳不

作齊朝帝紀可予此旣不可彼復何證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爲未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叙盛德卽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幷序文多不載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三年祖孝徵入爲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爲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爲孝徵所待遇者間德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

内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説尋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齊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黄門侍郎顔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館事五年勑令與黄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别掌宣傳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同三司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勑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之入

內遣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羣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

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麒麟鳳凰遠矣
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
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邦國公楊
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羣才輔
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
甚喜乃荅曰德林雖庸懦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奬
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
名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勑

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冡宰鄭譯自攝
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冡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
處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黄鉞都督内外諸軍事不
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譯爲相府長史帶
内史上大夫昉但爲丞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
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
兵畧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
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鄖公

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漲兵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饟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啓深以爲憂與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者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鄖公以下必有驚疑之心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

敎所以辭燕趙括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爲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卽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爲

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
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虞之下唯依班例授上
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勑令與大尉任國公于翼高
熲等同修律令事訖奏聞别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
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
以爲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踳駮非過蠧政害
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
間辭訟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戚剖斷

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
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户内詮簡數
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内選一人能治
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
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勑令内外羣官就東宫會
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
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
然高熲同威之議稱德林狠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

依威議五年勑令撰録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序其事曰竊以陽烏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臣皇基草創便豫馳驅遂得參可封之民爲萬物之一其爲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生接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効力於時種德積善豈皆比於稷契計功稱伐非悉類於耿賈書契已還

立言立事質非殆庶何世無之盖上稟睿后旁資羣傑牧商鄙賤屠釣幽微化爲侯王皆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於霸功見德思齊狂夫成於聖業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烟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蒼蠅同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爲臣遇高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流名鐘鼎何必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爲史方可叙帝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

慙賔實非勲非德厠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職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約文禮萬官百辟才悉兼人叔拙里閭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掾安得出入闈闥之閫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機帷幄雲及榮寵者也昔歲木行將季諒闇在辰火運肇興羣官總已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天之下三方構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均

發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曉喻公卿訓率土之濱責反常之賊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羣臣之令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者盡聞邈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發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

而已昔放勛之化老人覩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不達愚情禀聖多必乖舛加以奏閤趨墀盈懷滿袖手披目閱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暫停或畢景忘餐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踈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易可誅而爲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

矢謨成湯陳誓漢光數行之扎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志璽書表奏羣情賜委臣寰海之内忝曰一民樂趨之誠切於黎獻欣然從命輙不敢辭比夫潘勗之册魏王阮籍之勸晋后道高前世才謝往人内手捫心夙宵慙惕檄書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思所奏定者雖詞乖黼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

勅旨集納麓巳還至於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収撰畧爲五卷云爾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於是追贈其父恒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以德林襲焉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爲古人焉德林以梁士彦及元諧之徒頻有逆意

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其辭曰粤若遂古玄黄肇闢帝王神器歴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瑞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

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乎帝王老子謂域内四大王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享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於兹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娀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大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鱣之集殁降巨鳥之

奇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勳於
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啓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
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具興王之表韞
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廓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
冕内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禄攸集有周
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
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迥
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馳驅蛇豕連合縱

横地迺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衆震蕩江山鴆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非欲割洪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强弩睥睨宸極從漳河而達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佐鬬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畧不出戸庭推轂分閫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照前緒罔有不

服煙雲改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運告盡

褰裳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

圖讖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潁

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恒如升推帝居歆勑

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彜倫薄賦輕徭慎刑

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静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

職奇才間出盛德無隐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堦墀山神

海靈咸變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教暨北溟之

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蠢蠢百蠻莫之與競五帝所未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爲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宫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厨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吕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羣物歳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爲史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

奇草望風觀海䧺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罄幽遐而庆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嘆鳳棲棲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黄帝抗衡共工則黑帝勍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

力而無就也其餘欻起妖妄曽何足數賊子逆臣所以爲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説謂飛鳧而爲鳥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迴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禄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歴代共尤僣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盖積惡既成心自絶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

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聦明羣臣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禄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藁位尊而心逾下禄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讓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極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

則始爲跛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以歸漢故能柘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家之疹遵顛覆之軌趑趄吳越仍爲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鉞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恒斷可知矣防風之戮元龜匪遥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辯昊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

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勑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因使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畧高祖以之付晉王廣後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莊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戸賞物三千段晉王廣已宣勑訖有人說高熲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

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虚行頻入言之高祖乃止初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崔謙上語德林曰夫人欲得將與其舅於公無形迹不須争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為營造并覓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堰爲王謙宅替九年車駕幸晋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强奪於内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遇追蘇威自長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

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賃之德林誣罔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戸請計日追贓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益嫌之十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并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仍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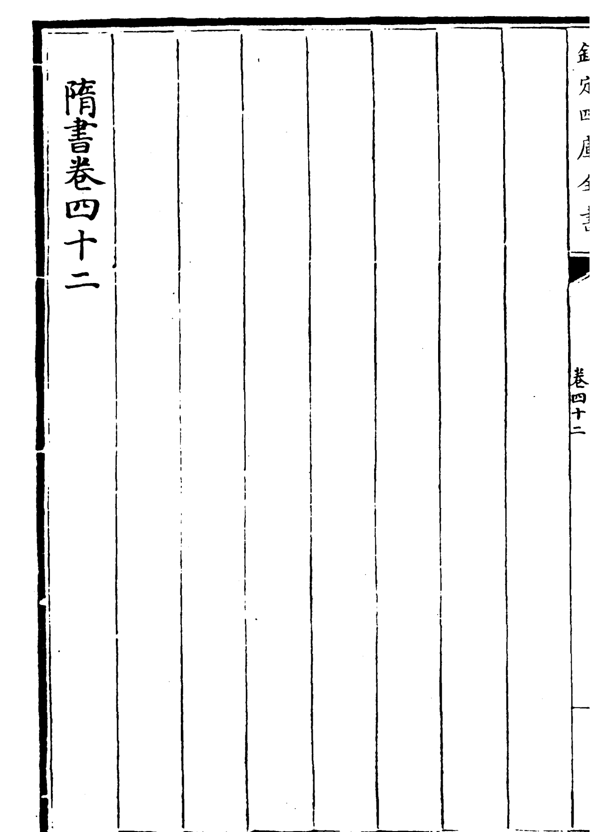
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紛未已高祖遂發
怒大誥云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爲太尉諮
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
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廷議忤意因數之
曰公爲内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
寧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
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立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
也又調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

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内史令請預散參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覲盛禮然後收拙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將葬勑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

英靈也器量沈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澄趙彦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輙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不言温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勅撰齊史未成有子曰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釋巾太

子通事舍人後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襲爵安平縣公桂州司馬煬帝恐其初不附已以爲步兵校尉大業末轉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王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已知豈徒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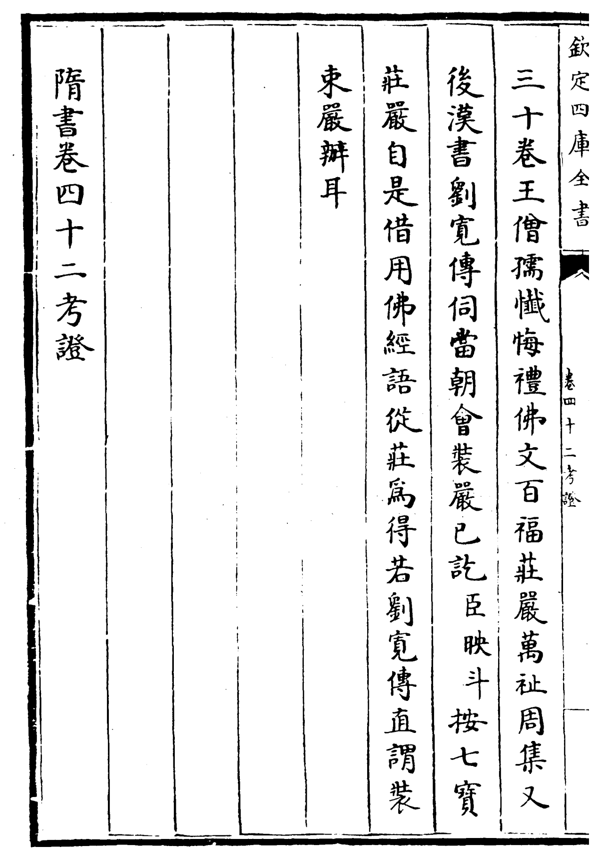
隋書卷四十二

隋書卷四十二考證

李德林傳龕黎見於商典○書經西伯戡黎作戡按戡與龕通揚子重黎篇劉龕南陽

防風之戮元鼂匪遥○宋本防作房按魯語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防音房

侍平陳訖會以七寶莊嚴公○監本莊作裝按蕭子良文菩薩至意堅强所期者大不以爲苦故得自然宮殿七寶房舍早得成佛唐書藝文志大莊嚴論文疏



三十卷王僧孺懺悔禮佛文百福莊嚴萬祉周集又後漢書劉寛傳伺當朝會裝嚴已訖臣映斗按七寶莊嚴自是借用佛經語從莊爲得若劉寛傳直謂裝束嚴辦耳

隋書卷四十二考證

隋書卷四十三

唐 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八

河間王弘 子慶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皇帝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下懼爲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爲郭

氏元孫死齊爲周所并弘始入關與高祖相得高祖哀之爲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詣周趙元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户外以衛高祖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爲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歳餘進授柱國時突厥屢爲邉患以行軍元帥率衆數萬出靈州道與虜相遇戰大破之斬數

千級賜物二千段出拜寧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弘在州治尚清淨甚有恩惠後數載徵還京師未幾拜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弘奏為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晉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徵還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

慶傾曲善候時變帝時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

唯慶獲全纍遷滎陽郡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密頻遣攻之不能克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因遺慶書曰自昏狂嗣位多歷歲年剥削生民塗炭天下璿室瑶臺之麗未極驕奢糟丘酒池之荒非為婬亂今者共舉義旗勦翦兇虐八方同德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爭渡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洎江淮凡厥遺人承風慕義惟滎陽一郡王獨守迷夫微子紂之元兄族實為重項伯籍之季

父戚乃非疎然猶去朝歌而入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留連骨肉但識寶鼎之將移知神器之先改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止爲宿與隋朝先有勲舊遂得預霑盤石名在葭莩婁敬之與漢高殊非血胄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讐忿同胞有逾沉閼惟勇及諒咸罄甸師況乃族類爲非何能自保爲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安若太山高枕而卧長守富貴

足爲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今王世充屢被摧毀自救無聊偷存晷漏詎能支久段達韋津東都自固何暇圖人世充朝亡達便夕滅又江都荒湎流宕忘歸内外崩離人神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饑餒半菽不充事切析骸義均爨弩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絶援千里餱糧之計僅有月餘敝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拒抗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虚因歸雁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

中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爲内啓正恐禍生匕首
釁發蕭墻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寒心可
爲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
慶得書遂降于密攺姓爲郭氏密爲王世充所破復歸
東都更爲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
世充將簒慶首爲勸進世充既僭僞號降爵郇國公慶
復爲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
慶欲將其妻同歸長安其妻謂之曰國家以妾奉箕箒

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國阽危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爲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爲願得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慶歸大唐爲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老兩目失明王世充以慶叛已而斬之

楊處綱

楊處綱高祖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嘗以軍

功拜上儀同高祖受禪贈其父鍾葵爲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授開府督武候事尋爲太子宗衛率轉左監門郎將後數載起授右領軍將軍處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彊濟亦爲當時所稱尋拜蒲州刺史吏民恱之進位大將軍後遷秦州總管卒官謚曰恭弟處樂官至雒州刺史漢王諒之反也朝廷以爲有二心廢錮不齒

楊子崇

楊子崇高祖族弟也父盈生贈荆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爲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令撿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爲寇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尋有雁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愞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之寄出爲離石郡太守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上表請

兵鎮遏帝復大怒下書令子崇廵行長城子崇出百餘里四面路絶不得進而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稱兵作亂郡中諸胡復相嘯聚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輜重半濟遇河西諸縣各殺長吏叛歸師都道路隔絶子崇退歸離石所將左右既聞太原有兵起不復入城遂各叛去子崇悉収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夜至城下城中豪傑復

出應之城陷子崇爲讐家所殺

觀德王雄 弟達

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父納仕周歴八州刺史儻城縣公賜姓叱呂引氏雄美姿儀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以其徒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進位上儀同封武陽縣公邑千戸累遷右司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邘國公邑五千戸高祖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謀作

難雄時爲别駕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進封廣平王食邑五千戸以邘公别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熲朋黨者上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宫闈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幾親覽熲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

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絶一時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為四貴雄寛容下士朝野傾矚高祖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下冊書拜雄為司空曰維開皇九年八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戲惟爾上柱國左衛大將軍宗正卿廣平王風度寛弘位望隆顯爰司禁旅縣歷十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軒陛勤勞著績念舊庸勲禮秩加等公輔之寄民具爾瞻宜竭廼誠副兹名實是用命爾為司空往欽哉光膺寵命得不慎歟外示優

崇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乃閉門不通賔客尋改封清

漳王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

圖上指安德郡以示羣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於是

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甍檢校

鄭州刺史事歲餘授懐州刺史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

谷渾詺雄總管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上表讓曰

臣早逢興運預班末屬有命有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

德濫公卿之首蒙先皇不次之賞荷陛下非分之恩久

忝台槐常慮盈滿豈可仍叨匪服重竊鴻名臣實面墻敢緣往例臣誠昧寵交懼身責昔劉賈封王豈備三階之任曹洪上將寧超五等之爵況臣衮章踰於帝子京尹亞於皇枝錫土作藩鈕金開國於臣何以自處在物謂其乖分是以露款執愚祈恩固守伏願陛下曲留慈照特鑒丹誠頻觸宸嚴伏增流汗優詔不許遼東之役撿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遘疾而薨時年七十一帝爲之廢朝鴻臚監護喪事有司考行請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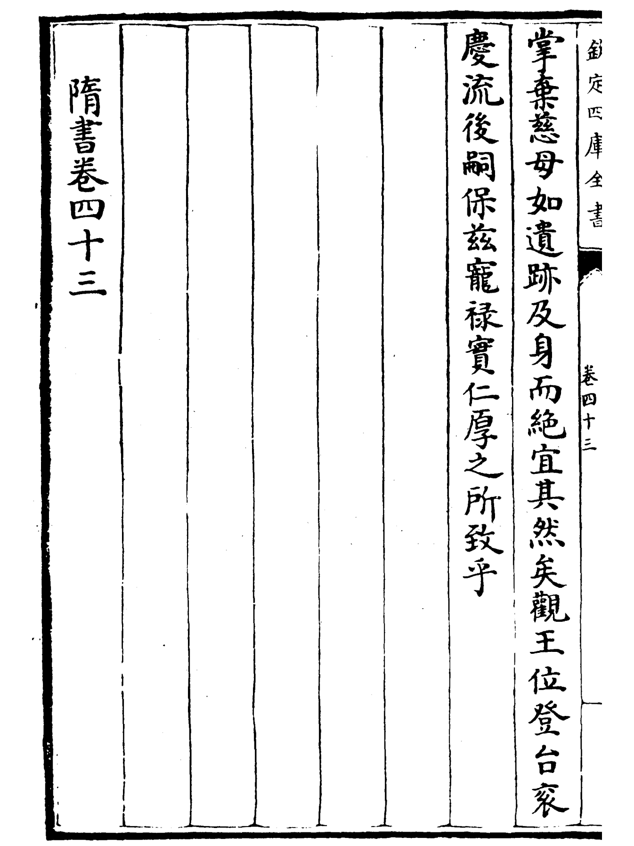
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人乃賜謚曰德贈司徒
襄國武安渤海清河上黨河間濟北高密濟陰長平等
十郡太守子恭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綝性和厚頗
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羗起爲司隷大夫
遼東之役帝令綝於臨海頓別有所督楊玄感之反也
玄感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綝綝避人偶語久
之既別而復相就者數矣司隷刺史劉休文奏之時綝
兄吏部侍郎恭仁將兵於外帝以是寢之未發其事綝

憂懼發病而卒綝弟續仕至散騎侍郎

雄弟達字士達少聰敏有學行仕周官至儀同内史下大夫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黄門侍郎進爵為子時吐谷渾寇邊詔上柱國元楷為元帥達為司馬軍還兼吏部侍郎加開府歲餘轉内史侍郎出為鄯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書加位上開府達為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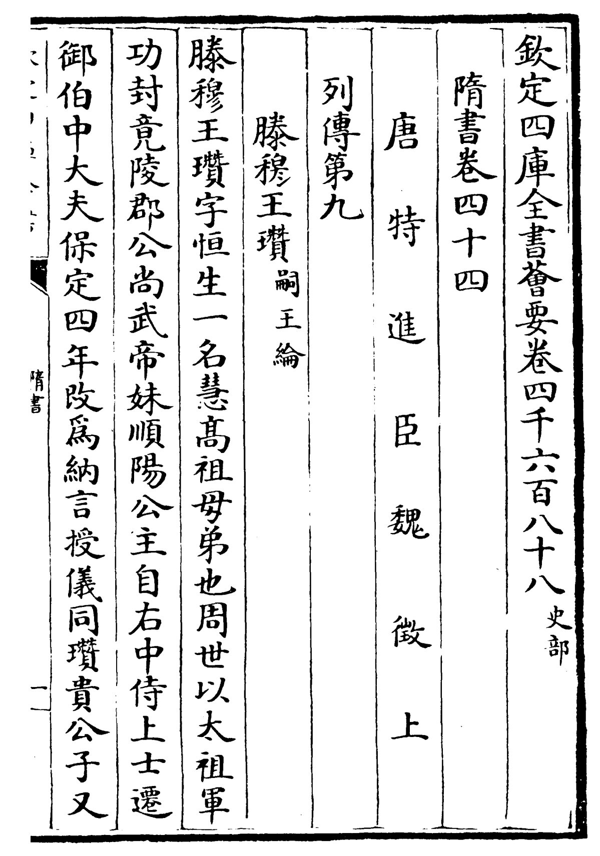
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豫焉煬帝嗣位轉納言仍領營東都副監帝甚信重之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禄大夫卒於師時年六十二帝歎惜者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贈物三百五十段

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社是以河間觀德咸啓山河屬乃葭莩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



掌棄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絶宜其然矣觀王位登台衮慶流後嗣保兹寵禄實仁厚之所致乎

隋書卷四十三



隋書卷四十四

唐 特進 臣 魏徵 上

列傳第九

滕穆王瓚 嗣王綸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士遷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爲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

尚公主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
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
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
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
儀同未幾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
之欲有計議瓚素與高祖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
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
拜大宗伯典脩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高祖執